

偷来的 是甜的 饼干

——何宇进
何诗畔著

印业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偷
来
的
饼
干

是
甜
的

何宇进
何诗畔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偷来的饼干是甜的/何宇进 等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354-3699-3

I. 偷…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8562 号

责任编辑:毛 娟

责任校对:刘慧玲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65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31.625 插页: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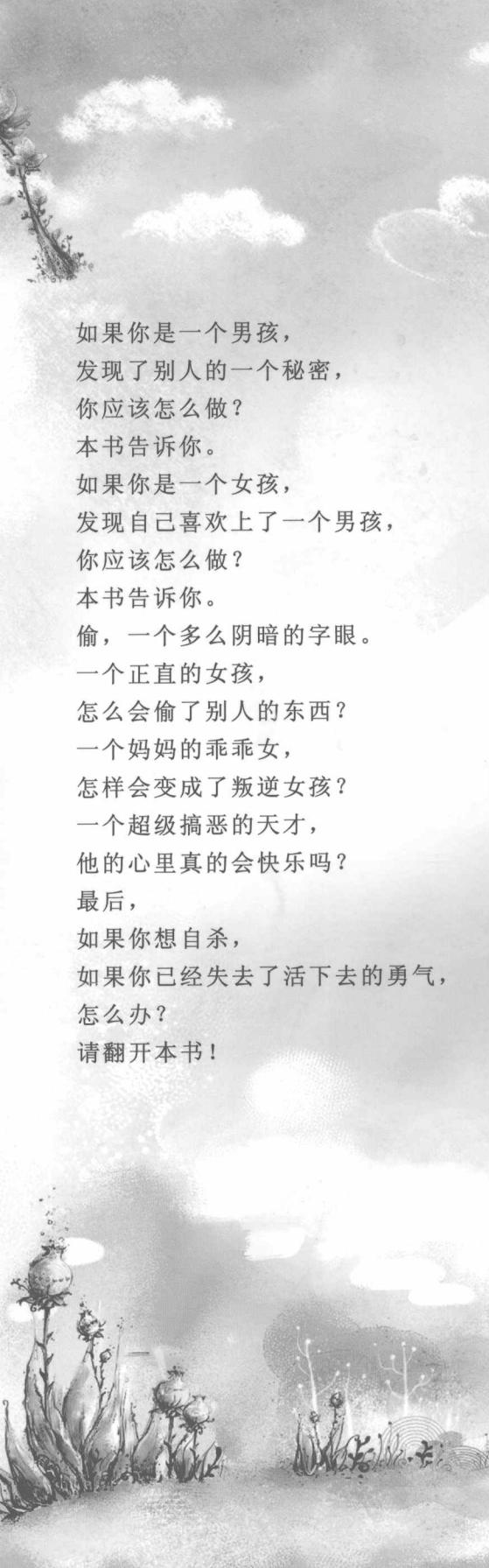
版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38 千字

定价:29.9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如果你是一个男孩，

发现了别人的一个秘密，

你应该怎么做？

本书告诉你。

如果你是一个女孩，

发现自己喜欢上了一个男孩，

你应该怎么做？

本书告诉你。

偷，一个多么阴暗的字眼。

一个正直的女孩，

怎么会偷了别人的东西？

一个妈妈的乖乖女，

怎样会变成了叛逆女孩？

一个超级搞恶的天才，

他的心里真的会快乐吗？

最后，

如果你想自杀，

如果你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怎么办？

请翻开本书！

如果你是一个男孩，发现了别人的一个秘密，
你应该怎么做？
本书告诉你。

如果你是一个女孩，发现自己喜欢上了一个男孩，
你应该怎么做？
本书告诉你。

偷，一个多么阴暗的字眼。
一个正直的女孩，怎么会偷了别人的东西？
一个妈妈的乖乖女，怎样会变成了叛逆女孩？
一个超级搞恶的天才，他的心里真的会快乐吗？
最后，如果你想自杀，
如果你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怎么办？
请翻开本书！

目 录

- 001页 1 走廊受委屈 换座受欺负 畔畔冒险争纪律委员
- 018页 2 比尼的迟到 暴牙的臭脚 坏汤戏言将恶心进行到底
- 027页 3 走廊戏主任 球被踢车下 坏汤突发奇想的报复
- 040页 4 旷课去网吧 畔畔管坏汤 让人爆笑的漫画
- 050页 5 英语课风采 篮球场神威 大月紫欣怂恿畔畔唱纸姑娘
- 060页 6 内衣成笑料 内衣变礼物 暴牙戏拿女生裤衩挨打
- 074页 7 高老师还球 休闲班补课 第一次上课没人来
- 087页 8 足球比赛输 张燕骨折痛 高老师为足球队鼓掌
- 102页 9 为义气上课 送鸡蛋情深 丫丫妹搞出橡皮事件
- 117页 10 喜欢篮球场 畔畔练字忙 暴牙帮丫丫妹报复挨掐
- 133页 11 畔畔的比赛 荣誉和奖品 妈妈请畔畔吃肯德基
- 149页 12 痘痘变严重 广寒山寻药 婵娟仙子的故事感动畔畔
- 168页 13 游乐园浪漫 情人节游戏 紫欣删除了畔畔的短信
- 180页 14 偷小比尼熊 坏汤得照片 佳敏发现了小比尼熊
- 192页 15 紫欣的生日 畔畔的嫉妒 和妈妈说要考法律大学
- 215页 16 隆重的升旗 坏汤的作文 爱国主义专题课
- 226页 17 谁老谋深算 谁激情上当 分班教学撤高老师
- 246页 18 告状惹张燕 坏汤巧计谋 无中生有一封精美情书
- 268页 19 日记被偷看 手机被摔坏 送书包妈妈大闹畔畔学校
- 280页 20 张燕预言准 裤子被尿湿 畔畔减肥自杀去医院
- 299页 21 紫欣的刻毒 宝宝的可爱 排演话剧紫欣和比尼闹别扭
- 322页 22 想去西安难 新兵志向高 畔畔激动感动比尼
- 341页 23 赴西安考试 阴密变仇敌 紫欣学习进步借故强请鸿门宴
- 360页 24 通知书被盗 坏汤设玄机 暴牙化妆变女生两送通知书
- 376页 25 洒泪送张燕 坏汤打死结 小比尼熊失踪之谜昭然天下
- 387页 26 生命之吻
- 402页 27 爸爸情深
- 436页 28 广寒山幸福约定
- 457页 29 美丽的女孩
- 483页 30 珍爱生命

1 走廊受委屈 换座受欺负 畔畔冒险争纪律委员

畔畔和天使

有一个女孩，不幸长得非常丑。她恳求说：“我想变成天使。”

“见鬼去吧。天使的名额已经满了，回家等五十年。”

她哭了，因为到那年，她六十七岁。

哭醒，内急，一头钻进洗手间。

镜子里的那个女孩睡眼惺忪，小小的眼睛，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牙齿不整齐，嘴唇还过厚，本来就不是个美人坯子，加上鼻子上趴着一颗超级大的青春痘，整个脸看上去有点古怪离奇。

畔畔的学校是寄宿学校，今天是周一，背着书包出家门，要到周末才能回家。

下了一夜的冬雨。凌晨的空气非常凉。她不觉抬起眼睛，星星闪动，仿佛是昨夜忘记落下的雨滴，天上挂着明黄色的月亮，那一定是童话里的月亮，圆满如镜，富丽堂皇，高高地悬在黑色神秘的天幕上，偶尔飘过的云彩在月亮上留下雾一样的阴影，让她想起小时候奶奶讲的故事，那是天使在月亮上做饭。

奶奶一个大字不识。奶奶只知道天使。

小的时候，奶奶说她是天使，她相信了。

后来，她长大了，她知道奶奶最疼自己，所以奶奶的话最不可信。

如果奶奶的话是真的，自己就是五十年以后，天上那个六十七岁的天使。天下最丑的天使。

但是，畔畔真的看见了天使。

畔畔确信，如果有一个名额，天使一定是她。

她孤独地站在站台上。月光下，她的肌肤如玉。脸上优美的曲线，身上优美

的曲线，一对清澈见底的、水汪汪的大眼睛。

她是完美的。

她叫紫欣。

她正站在公车站台上等畔畔。

大多数人以为，女孩漂亮会对男孩有杀伤力，这绝对是错误，漂亮的女孩一秒钟就可以杀死她身边不漂亮的女孩。

因此，没有女孩愿意和她在一起。

但是，畔畔不会被杀死，因为她已经被杀死一万遍了。她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

是的，畔畔和紫欣在一起，紫欣永远扮演天使，畔畔永远是在后面手擎纱裙的侍女。无论在游戏中还是在现实中，这个角色从来没有变过。

畔畔也无奈，因为紫欣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走廊受委屈

冬天的黎明来得格外晚，天边的一线鱼肚白让人觉得不过是可怜的光明。

学校门前，已经是人挤人。

几个让人讨厌的男生在用不锈钢饭盒敲打学校的大铁门：“到点啦，开门啦！”“咣咣咣！咣咣咣！”敲铁门的声音一阵比一阵更响。

突然，一个男生不耐烦地拿起锁门的铁链子敲打大铁门。那声音距离畔畔太近了，震耳欲聋。

畔畔心烦地转过头去看：“那个男生是谁？这么讨厌。”

紫欣侧目瞟了一眼，吓了一跳，幸好那个人没有听到畔畔的话。

紫欣迅速扳过畔畔的头，贴在畔畔的耳边说：“我的天啊，你怎么敢在他身后说他的坏话，你不想活了？告诉你，他叫坏汤，差不多是我们学校最坏的男生，要是得罪了他，你倒霉的日子就来了。”

畔畔不理解，紫欣干嘛这样神经过敏。

收发室的木板凳上，欧老爷不动声色，翻着白眼盯着墙上的钟表。

看大门的欧老爷尽忠职守，永远不会提前开门。一直等待着表针指向六点三十分整，他才起身拿起了钥匙。

“哗啦啦”大门上的铁链子打开了。

学生像潮水般涌进了校园。前面是一段宽敞的道路，然后人群挤进了狭窄的教学楼走廊。

畔畔和紫欣也在人群中。

突然，走廊的一段黑了下来。畔畔抬起头，头上方的一盏灯闪了几下熄灭了，二盏，三盏——走廊里所有的灯全部熄灭了。

黑暗中，所有人同时抬头看向天花板。大家不知所措。一瞬间，走廊里静无声息。

后面的人流依然惯性地向前涌动，前面的人却突然停下来。

黑暗中，突然有几个坏男生拼命地向前挤，人流发生混乱，畔畔下意识地抓紧了旁边的紫欣。

突然，背后有人尖叫：“哎呀，谁推我？”

畔畔警觉地回头看去，黑暗中根本看不清是怎么回事，只感觉到一股强烈涌动的人流扑面而来。

伴随着沉闷的撞击声，畔畔和紫欣被撞得踉跄着往后退了几步。突然，畔畔的手从紫欣的手臂中滑脱了。

“紫欣——”畔畔喊着，在人群中挣扎。她的手臂无助地挥舞着，想抓住紫欣，可惜她的手没有抓到。

黑暗中有人在低沉地喊：“一二三。”

伴随着这口号，第二股巨大的人流涌了过来，畔畔被人群扑倒在了地上。

几个巨大的屁股和若干个四肢死死地压在了她的身上。

她拼命地挣扎，可是，压在她身上的那些大屁股丝毫没有挪开的意思。她的脸被压在水泥地上，呼吸困难，手和脚都动弹不得。

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竭尽全力地大声喊：“谁的屁股，压死我了。你们给我起来！快起来！”

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只坚硬的大皮鞋突然蹬在了她的脸上，那只大皮鞋也蹬掉了。顿时，她感到鼻子被踢开了花。一阵钻心刺痛，她痛苦地大叫一声：“啊——”

更不幸的事接着发生了。那个大脚丫子瞬间又蹬回来。她的脸被蹬得向后仰去。巨大的力量把她的脸蹬得扭曲变形，让她痛苦地大喊起来：“啊——这是谁的脚丫子，快给我拿开！”

可是那个脚丫子没有一点拿开的意思。

她的鼻子疼，头也昏，上面的人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无奈、愤怒、屈辱一起涌上了她的脑门，让她没法思考了。她张开大嘴对着那个脚丫子狠狠地咬了下去。

终于，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只听“嗷”的一声惨叫，那只大脚猛地抽了回去。几乎同时，这只脚丫子上

偷来的饼干是甜的

的热乎乎的，污浊潮湿的臭气钻进她的鼻孔和嘴巴。

畔畔突然明白了张嘴咬到的是什么，一瞬间差一点没把今天的早饭吐出来。她痛苦地张开嘴巴干呕：“呕——啊——！”

“老师，快来啊！”几个女生尖叫着。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几个老师从远处跑来。

听见老师来了，几个男生赶紧小声喊道：“哎，老师来了，快起来，快起来！”

一伙人瞬间散开，一切恢复平静，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老师们又气又急地喊着：“大家都各回各班，不要在走廊逗留！”

同学们开始往自己的班级走去。

紫欣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被人群冲散后，她担心畔畔，她喊着畔畔的名字，她在黑暗中四处寻找。

紫欣找到畔畔时，看到畔畔刚刚从地上费力地爬起来。紫欣帮畔畔把挂在耳朵上的眼镜戴好。

黑暗中，紫欣看到畔畔的脸上黑黑的一片，不知道是血还是泥。紫欣紧张地问：“畔畔，你没事吧？你是不是受伤了？”

畔畔感觉鼻子好痛，浑身都痛。刚才那股又潮湿又污浊的脚臭还在刺激她的嗅觉，让她手捂嘴巴阵阵作呕。紫欣一问，她不觉委屈地掉下眼泪。

突然，灯亮了。畔畔抬起头向上看去，明亮的灯光刺得她睁不开眼睛。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她身边走过去。

“就是他！”

畔畔猛地跳起来冲到人流中，“你给我站住！你为什么推我？”她一把抓住那个男生的袖子厉声喝道。

那个男生的眼睛刀一样冷峻。当他回过头来的一瞬间，畔畔就有了这样的感觉。

他自上而下逼视着畔畔，让畔畔不寒而栗。

畔畔认出来了，这个人正是刚才带头敲铁门的坏汤。

他冷冷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紫欣没想到畔畔竟然敢跑过去抓住坏汤的衣服。她知道畔畔一定会吃亏，她吓坏了，她冲过去想把畔畔拉回来，却被畔畔手臂一摆甩开了。

紫欣急了，还想冲过去，突然，跟在坏汤后面的两个男生一伸手挡在了她的面前。

面对两个男生，紫欣干着急没有办法。

其实，畔畔也没想到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来。但是，今天被人用屁股坐在底下，又被人用臭脚丫子蹬脸。老实人被欺负了也疯狂。

她瞪着眼睛对他大喊：“刚才就是你带头把我推倒的！”

其貌不扬的暴牙手里拿着一个足球从旁边凑过来：“哎，你知道你是在和谁说话？这是我汤哥。你说话客气点。”

坏汤里面雪白的T恤，外面套了件纯黑的外套，笔直的板裤，干净的球鞋。看上去干净利落。但是现在，畔畔的脏手抓在他的袖子上，他的外套已经被抓得变了形。

坏汤显然很懊恼。

眼前这个女生其貌不扬，鼻子上一个硕大的青春痘肿胀得半个鼻子变了形。脸上那黑乎乎的泥土和破掉青春痘流出的血让她看上去肮脏不堪。

坏汤知道是谁推倒了眼前的这个女生，也知道她冤枉了自己，但是他高傲的个性又让他不屑对这个脏兮兮的女生解释什么。

他冷笑了一下：“你说我推倒了你？”

畔畔：“是。”

畔畔觉得，他的嘴在笑，但是他的眼睛一点也没有笑，好可怕的笑。让她觉得背后有一阵冷风吹过。

坏汤：“你有证据吗？”

畔畔愣了一下：“证据？”

坏汤绝对不是那种随便被人冤枉的人。

他脸色一瞬间变得很阴沉：“没有证据？那你就是在冤枉我？”

畔畔有些迟疑：“不，我没有冤枉你，我看见了。”

这个时候，很多人围过来看热闹。

坏汤厌烦的眼神扫视过去，冷冷地说：“有什么好看的。”

坏汤的眼神真的很有威力，大家都恐惧地远远向后退去。

看到大家向后退去，畔畔想起了紫欣说的话：“——我的天啊，他叫坏汤，差不多是我们学校最坏的男生，要是得罪了他，你倒霉的日子就来了。”

畔畔突然也有了一种恐惧的感觉，她也想和大家一起向后退去。

但是坏汤的眼睛转回来，闪电一样逼住她。

他的声音充满威胁：“你什么眼神啊？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推了你？看来你的眼睛真的不好使，那你戴这么大的一副眼镜有什么用？”

突然，坏汤伸出手来，飞快地摘下她的眼镜。那速度快得让她根本来不及反应。

畔畔被杀了个措手不及，变得有些结巴：“你——你要干什么？”

坏汤把畔畔的眼镜高高地举起来冷冷地说：“把你那双脏手放开，我数三个数。”

畔畔愣了一下，没有搞明白坏汤为什么要数三个数，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松开手。

“1——2——3——”

还没有等畔畔想清楚，坏汤的拇指和食指已经松开了。

畔畔吃惊地看着自己的眼镜竟然直直地落在了地上。她急了，她不知道自己的眼镜是不是摔坏了，她不仅没有松手，两只手抓得更紧了。

坏汤更加心烦，伸出手，暴牙把足球递到他手里。他恶狠狠地看着畔畔，慢慢地把足球高高地举起来，抡圆了，向下砸下来。

畔畔以为足球是要砸在自己的头上，吓得汗毛孔炸开，不由自主地松开手，两只手紧紧捂住头，缩回脖子，闭上眼睛。

但是，奇怪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她莫名其妙地睁开眼睛。

她这才看见，坏汤只是把球高高地举到自己的头上。

她吓得往后退了一步，眼睛恐惧地看着坏汤。

突然，一个让畔畔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畔畔看到，他恐怖地笑了一下，悠然地把手反过来，足球沿着他的手滚下来，准确地落在躺在地上自己可怜的眼镜上——

“啪”的一声响，眼镜被球砸得在地上跳了一下。

畔畔惊呆了，下意识地双手捂住嘴巴。

她弯下腰去捡起自己的眼镜，一只眼镜片被打碎了，金属眼镜腿也弯到了一边。

她抬起头来，浑身颤抖，简直要哭了：“你赔我的眼镜！”

坏汤轻蔑地眯了一下眼睛，冷冷地说：“赔你眼镜？你那个破眼镜就算交了学费，我在教你怎么做人，敢拉着我的衣服和我说话，我看你是疯了！”

坏汤用手弹平被畔畔抓皱的袖子，抬头厌恶地看了畔畔一眼，转身走了。

暴牙捡起球，对畔畔龇牙一笑，也转身跟着坏汤跑了。

看到坏汤他们走了，紫欣才有机会过来，焦急地问：“畔畔，你没事吧？”

很多女生也都围过来了，她们都惊奇地看着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女生，在这个学校，别说是一个女生，就是男生，也没有几个人敢惹这个坏汤，更没有人敢拉坏汤的衣服。刚才，她们也真的以为坏汤的球会砸在这个女生头上，没想到，仅仅砸在她的眼镜上，她们都觉得，这个傻傻的女生可真是够幸运的了。

畔畔是站在那里被吓傻了。

她的腿在发抖。她还感觉那个球仿佛真的要砸在自己的头上。

她害怕坏汤那双可怕的眼睛——他的嘴在笑，目光却那么冷峻。

她低头看自己的眼镜，刚才还是好好的眼镜，现在已经破烂肮脏不堪。但是她还是下意识掰直金属眼镜腿，用衣角擦净眼镜上的脏泥，把眼镜扣在自己的脸上。

马上就要上课了，几位老师正在办公室里准备。

一个身穿西装、身材消瘦的男老师神情沮丧地走进了办公室。

教政治的文老师看着他精神不振，阴阳怪气地说：“秦老师，你的眼睛怎么了？怎么变成了熊猫眼了？”

秦老师不知怎么回答，尴尬地笑了笑：“没有吧？呵呵，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

文老师开心地调侃道：“是因为我们这里刚刚调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兴奋得一夜没睡觉吧？”

秦老师不好意思地摇着头：“不是，不是。”

这时，学年组长老于老师领着一个新老师走进了办公室：“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英语老师，高老师。”

这位新来的女老师礼貌又客气地对大家微笑着：“各位老师好，我叫高晓霞。今后请大家多多指教。”

老于老师接过话来说：“从今天起，高老师将担任我们高三（一）班的班主任。大家热烈欢迎！”老于老师带头鼓起了掌。

办公室里响起了零零散散的掌声。大家都下意识地看了看秦老师。

秦老师漠然地回过头来，他面前的高老师真的像文老师说的那样，既年轻又漂亮，长长的头发，干净的皮肤，穿着亮丽而不张扬。他像突然打了兴奋剂，不自觉地站起来。

老于老师看了一下表说：“好了，上课时间快要到了，大家都忙吧。”她转向秦老师说，“你如果没什么事，就带高老师去班级看一下吧。”

“好好。”秦老师满口答应，突然变得神清气爽，和高老师一起出去了。

老于老师随后也走了出去。

看到学年组长走了，大家开始在背后议论起来。

国老师无不羡慕地说：“好厉害啊，刚进学校门，就当班主任。”

曹老师神秘地说：“美国留学回来的。”

文老师清高孤傲地撇了撇嘴：“美国回来的有什么了不起。”

曹老师悄悄地对文老师说：“看来，秦老师想当班主任的事要泡汤了，原来我以为，一班的班主任肯定是秦老师的。”

文老师用鼻子哼了一声：“如果不是因为没有当上班主任，秦老师怎么会急得一夜之间变成熊猫眼？”

换座受欺负

教室门上面的木牌写着高三（一）班。

门口墙上贴着一张很大的座位安排表。紫欣过去看了一下回头说：“畔畔，你是一组，三排。”

这个高三（一）班，是新组建的，全班所有同学都是高考时准备报考文科的，就是通常所说的文科班。

教室里灯光明亮。

同学还没有来齐，只有少数几个人安稳地坐在座位上。

畔畔刚刚坐到座位上，紫欣马上去班级前面的柜子里，捧过简易药箱，坐在畔畔旁边的座位上。

昨天的冬雨，地上的泥，破掉青春痘流出的血，让畔畔的脸更加破烂不堪。

紫欣用纱布轻轻擦她的脸，边擦边问：“你看清了吗？真的是他推倒你的吗？”

畔畔喘着粗气，说：“对，就是他，他太可恶了，嘴里还喊着一二三，完全是故意的。”

突然，纱布碰到了畔畔的鼻子，剧烈的疼痛差一点让她叫出声来，她飞快地扭过脸去躲开。

畔畔的疼痛，让紫欣好心疼。这回，她的手更轻了。她撕开了一块创可贴，格外小心地贴在她的鼻子上，然后问：“味道呢？他的脚丫子什么味？”

畔畔一脸痛苦：“酸，臭，热烘烘的，酸唧唧的，典型的臭汗脚。差一点没有把我恶心死。”畔畔说着，她仿佛又闻到了那个臭脚丫子刺鼻的味道，肚子里面一阵翻江倒海，差一点没有吐出来。她马上捂住嘴。

畔畔正捂着嘴，无意间一抬头，刚好看见坏汤和暴牙进了教室。

刚才坏汤走了以后，那么多的女生都告诉畔畔说坏汤是这个学校的凶神恶煞，要畔畔千万别惹坏汤。

看到坏汤径直向自己走来，他那阴沉沉的目光让她的背后又吹过一阵冷风，她不觉愣在那里，她不知道坏汤来这里干什么，难道他还不想放过自己？

坏汤径直走到了畔畔面前，冷冷地说：“啊？这么巧啊？”

畔畔搞不懂，什么这么巧？

坏汤转向紫欣说：“对不起，这是我的座位，请让一下。”

畔畔愣住了，紫欣也愣了。她们这才明白坏汤为什么说这么巧。

紫欣突然像坐了钉子似的腾地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让到了一边。畔畔也不自觉地站了起来。

坏汤完全无视两个女生看他的目光，很舒服地坐了下来。他回头看看还站在旁边的畔畔，客气地说：“干什么站着？坐啊？”

畔畔的心里一万个沮丧。

她不敢想象，这个刚刚把自己推倒，用臭脚丫子踢自己的脸，还用足球砸碎自己眼镜的凶神恶煞，竟然以后要成为自己的同桌。

早晨刚刚碰到了倒霉的事，如果和这个家伙做了同桌，那后面倒霉的日子一定是无穷无尽了。想到这里她的头都大了。

看畔畔还没有坐下来的意思，坏汤不解地说：“怎么？你是不是不喜欢和我做同桌？说实话，我对你也完全没兴趣，你实在是长得太丑了，所以，你最好到后面我看不见的地方找个位置坐吧，免得让我看见，污染我的眼睛。”

听到坏汤的话，暴牙突然夸张地笑起来。那笑声太刺耳了，像是公鸭子。

畔畔知道自己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听人当面说自己丑还是第一次。

坏汤说她丑，是点了她的死穴。从小到现在，她对自己这张脸真的很沮丧，但是她没有办法改变。她也知道自己长得丑，但是丑女孩也要来上学啊，总不能因为丑，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吧。

现在长相被人评论，她觉得被侮辱了。她肚子里鼓气像一个大气球，嘴里鼓气像一个小气球，眼睛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坏汤。

坏汤不屑地看了她一眼，看到她鼓起嘴巴生气的模样简直惨不忍睹：“我的天啊，你不要把自己的脸搞得那么恶心好不好？”

他已经不忍看下去了。所以，他无奈地把头转到另一个方向，摆摆手说了一句：“你还是换一个座位吧。”

不管自己长得多丑，女孩听到别人说自己丑，一定会发疯，何况他竟然说自己长得恶心。她的脸因愤怒而充血，因充血而涨红。

紫欣看到畔畔的眼神，吓坏了，她知道畔畔虽然胆小，但是倔强起来像头牛。她拉了一下畔畔，小声说：“我们换一个座位吧？”

畔畔倔强地拧了一下身子，把紫欣远远地甩开，猛然坐了下去。

坏汤转过头来冷冷地说：“劝你你不听。那就别怪我了。”

畔畔听出坏汤在威胁自己，她虽然有些胆怯，但是她的眼睛已经红了。她下定决心，决不退却。

她倔强地坐在那里，死死地盯着前面的黑板，心里暗暗发誓：“敢说我长得丑？不，我决不换座，我就是要坐在这里，我恶心也要把你恶心死。”

她从没想到过，自己长得恶心也能变成武器。

这时，教室的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一个女生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其实她真的应该算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可她剃了个男孩子的短碎发，一身牛仔装，如果不仔细看，俨然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孩子。她来到自己的座位前，把书包扔在桌子上。

坐在前排的男生贺甲站起来恭敬地问：“燕姐，你坐这儿？”

被叫燕姐的这个女生叫张燕。她抬起头，看着和坏汤坐同桌的畔畔，冷冷地问道：“那个人是谁？”

贺甲说：“她叫畔畔。”

张燕想都没想，拎起书包来到畔畔面前，“砰”的一声把书包摔在畔畔的桌子上。

“你，去那里坐。”她指着自己的桌子对畔畔说。

“为什么啊？”畔畔抬起头，不理解地瞪着她。

张燕有些心烦，伸手从书桌膛里拉出畔畔的书包，甩手扔到旁边的桌子上，然后一甩头，那眼光催促畔畔赶快走。

畔畔正在气头上，张燕的霸道更是激怒了她。她不能忍受连一个女生都能随便欺负自己。她猛地站了起来，怒气冲冲地说：“我凭什么听你的？”

“我没让你听我的，我是在和你商量。”张燕语气平静却霸气十足。

“如果我不同意呢？”畔畔咬着不整齐的牙齿。

张燕瞟了一眼已经站在畔畔身后的暴牙，冷冷地说：“我劝你听我的，否则大家都不愉快。”

暴牙在畔畔后面拿起矿泉水瓶喝了一口。

畔畔盯着张燕，扬了一下短粗的眉毛，斩钉截铁地说：“那我就告诉你，我不同意！”

畔畔伸出手去，拿回自己的书包，一屁股坐下去。突然，她听到了坐在水里的声音，紧接着，一种冰凉的感觉从她的屁股蔓延到了她的全身。她一声尖叫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回头一看，裤子湿了一大片。

全班人都被尖叫声吸引转过头来。

畔畔抬起头来，怒火中烧地看张燕。

她们两个对视着。

可是张燕却显得非常冷静，没有任何表情。

畔畔反应过来，张燕站在自己的前面，不可能是她。

那一定是——

畔畔猛地回过头去看坏汤。她气得眼睛里金星乱跳。

坏汤看着畔畔狰狞的表情，平淡地说：“干吗看我？完全是你自己不小心。”

如果前面被坏汤说长得丑是屈辱，现在就是更大的屈辱。心灵的侮辱她觉得可以忍受，但是屁股是湿的，这完全是肉体侮辱。

畔畔脑袋里灵光一闪，这个时候，应该趁他不备，张开嘴，把他那个挺拔标致的鼻子咬下来，让他变得没有鼻子，比自己还难看。

但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咬过人。

面对坏汤这样凶神恶煞的男生，她只敢想一想。一秒钟之后她就泄气了。

她确定自己座位上的水就是他倒的。她觉得自己今天被欺负惨了。她的眼睛里不争气地涌出了屈辱的眼泪，忍不住咧开大嘴哭了起来。

紫欣赶快过来拉走了畔畔，把畔畔拉到了张燕刚才的座位上，小声说：“她和坏汤是一伙的，那种人我们惹不起。”然后把畔畔按到了椅子上。安慰说，“好了，别哭了，全班人都在看着你。”

畔畔使劲地咬着牙，已经快要把那不太整齐的门牙咬碎了。她止住了哭泣，转头向坏汤和张燕看去。

但是，他们好像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甚至没有人回头看她一眼。

暴牙正献媚地把自己的椅子换给张燕。

张燕面无表情，理所当然地坐下。

暴牙把湿椅子换到旁边的空座位，自己拿过一把干净的椅子。

畔畔的纪律委员之争

紫欣过去把畔畔的书包拿回来。

畔畔委屈地说：“我得回寝室去换一条裤子。”

紫欣理解畔畔的感觉：“是，这么湿的裤子怎么穿，马上要上课了，我们快走。”

她们两个刚到门口，上课铃声响了，两位老师踏着上课铃声走了进来。走在前面的秦老师一伸手挡住了她们：“你们要去哪里？”

畔畔和紫欣愣住了。

畔畔说：“我的裤子湿了，我要去换——”

话刚说出口，被紫欣打断了：“老师，我们有一点事，马上回来。”

秦老师严肃地说：“不行，现在已经上课了；你们两个回到座位上去吧。”

“可是——”畔畔可怜巴巴地说，“老师，我们真的有急事要马上办。”

秦老师大声重复道：“上课了，请你们两个回到座位上去吧。”